

● 长篇历史小说



侯钰鑫 著

● 河南文艺出版社 ●

东方艳后

下

新 通 旅 咸
 海 解 泰 困
 强 恒 昂 大
 东方艳后
 品 震 噬 随
 家 丰 睽 华
 中 渙 睽 父
 上 大 大有 夬



新 通 旅 咸
 海 解 泰 困
 强 恒 昂 大
 东方艳后
 品 震 噬 随
 家 丰 睽 华
 中 渙 睽 父
 上 大 大有 夬

东方艳后

下

◎ 侯钰鑫 著

◎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强大的商王朝突然灭亡，弱小的周部落入主中原。《东方艳后》破译一个湮灭千古的大商王朝之谜；

， 甲骨文，太极图，阴阳五行，河图洛书……《东方艳后》蕴含了中原大地丰厚的古老文化，力图破译中华文化源头之谜；

血腥与韬略，明君与雄主，周文王与殷纣王，姜尚与比干等一大批历史人物，共同演绎出一段险象环生的古老沧桑……

美艳与智慧并重，情仇与国恨交织，《东方艳后》还你一个别样的苏妲己……

目 录

- 第三十三章 遁卦䷗ 333
姜尚收赋微侯子启得民心
公主下嫁御街无人索酒债
- 第三十四章 大壮卦䷡ 343
游桑林修鹿台帝辛大兴乐事
观河洛覬太极姜尚高论明主
- 第三十五章 晋卦䷢ 360
姬昌自掘土牢囚潜龙
子启拜托姜尚救贤能
- 第三十六章 明夷卦䷣ 368
鹿台放歌纣王生疑窦
姜尚点拨妲己制淫声
- 第三十七章 家人卦䷤ 377
姬昌羑里演卦洞察风云变幻
姜尚土牢探病看破圣人心志



- 第三十八章 睽卦䷥ 387
北里艳舞迷失君王心性
拒制淫声箕子直言忠谏
- 第三十九章 蹇卦䷦ 399
商容命殒炮烙之刑
纣王魂迷艳舞淫声
- 第四十章 解卦䷧ 409
万兽苑观斗牛夫妻通暗语
土牢中辩爻辞二贤话河图
- 第四十一章 损卦䷨ 419
替父坐牢众兄弟争抢尽孝
身入虎穴伯邑考独闯京城
- 第四十二章 益卦䷩ 429
伯邑考火焚指南车
商纣王怒烹忠孝儿
- 第四十三章 夬卦䷪ 441
姜尚力荐千古大贤
彭祖传授“房中秘偈”
- 第四十四章 姤卦䷫ 453
姬发暗中联络四夷反商王
閔夭进献有莘美女赦姬侯
- 第四十五章 萃卦䷬ 461
周侯获释愤弹《拘幽操》
子启设伏风雪助贤人
- 第四十六章 升卦䷭ 470
王后忧君善言训官人
妲己生忌断发激帝辛

- 第四十七章 困卦䷮ 480
周侯酌酒谢人神
姬昌治岐创大同
- 第四十八章 井卦䷯ 488
平虞芮结盟邦化敌为友
立新法布仁德强国兴周
- 第四十九章 革卦䷰ 497
斗王后妲己敲山震虎
献河图姜尚金蝉脱壳
- 第五十章 鼎卦䷱ 505
野老垂钓隐蟠溪
明主往顾求大贤
- 第五十一章 震卦䷲ 515
姬昌立国称周王
太公用兵击犬戎
- 第五十二章 艮卦䷳ 522
崇侯虎告密纣王生疑
苏妲己朝堂讥讽比干
- 第五十三章 渐卦䷴ 532
朝廷股肱空发浩叹
酒林肉池春宵香暖
- 第五十四章 归妹卦䷵ 539
王后劝君溺香魂
箕子装疯逃劫生
- 第五十五章 丰卦䷶ 549
灭崇国丰城设坛建新都
闻败绩东夷气焰惊朝歌



- 第五十六章 旅卦䷷ 557
周王伐羌恩泽联军
姬旦阵前喜结连理
- 第五十七章 巽卦䷸ 564
女司马官中演女兵
传军情连夜刺舆图
- 第五十八章 兑卦䷹ 572
丞相精心设暗线
兰朵临险领酷刑
- 第五十九章 涣卦䷺ 578
比干忠谏遭厄难
妲己智剖玲珑心
- 第六十章 节卦䷻ 588
碧血丹心千古颂忠魂
周王托孤大业有传人
- 第六十一章 中孚卦䷼ 594
纣王烽火演兵逞雄威
祭司卧雪捧龟传天语
- 第六十二章 小过卦䷽ 601
太公主神器诸侯振奋
王子动刀兵欲夺城防
- 第六十三章 既济卦䷾ 614
商王大意失河防
妲己内应取朝歌
- 第六十四章 未济卦䷿ 628
丧歌震耳牧野一战定乾坤
鹿台纵火武王三射安天下
- 尾 声 638

微子启被商王封到微国之后,走得很干脆,也很干净,没带宫中一件贵重器物,只有随身仆役伴同,乘两匹快马轻车悄然而去。

他明白商王的用心,也不想纠缠朝中勾心斗角的是非,离开京城对他是一种解脱,对商王帝辛是如释重负。他更明白自己的身份,不过是父王和妃子生下的人芽儿,不是嫡子,而是庶出,身贱位卑,从小谨言慎行,只求母子平安,哪里奢望过去做王子,又哪里妄想过去做大王?尽管朝中许多大臣赞赏他的仁厚和操行,但他懂得王位的争夺是和杀戮、血腥连在一起的。他没有那份野心,也没有那份实力,和力敌万夫的帝辛相比,自叹弗如且望尘莫及。另外,他还想维护王室的和睦和朝廷的稳固,无论如何,他身上流淌着皇家血液,帝辛咋说也是他的兄弟呀!

所以,他与世无争,夹起尾巴做人,仰视所有的皇亲国戚,时刻不忘自己的卑微。

然而,在自己的生母鄂妃作为父王的殉葬品被黄土深埋的那一刻,他感到了灵魂出窍的惊惧,品味到仇恨的滋味……母亲浓妆艳抹的身影幽灵般日夜在眼前萦绕,使他日日如坐针毡,夜夜噩梦缠身……

从那一刻起,他对世间的一切都有了新的看法,虽然他待人的恭谨依然如故,但他的眼睛后面多了一份警惕;尽管他处世的宽厚依然如故,但他的心灵深处多了一份提防。他没能保全母亲的生命,不能毫无价值地把自己的生命也赔进去,因为有人在践踏天理,用无辜的生命在换取孝道,换取仁义,换取他





需要的一切美誉。他不能沉默不语，不能袖手旁观，不能再像母亲没入黄土时只是哑然大恸，而不敢发出惨烈的疾呼！

他并非有图谋不轨之心，天下者万民之天下，君王者天下万民之共主，非心胸博大，盛得下宇宙八荒、风云变幻者不可为之。非上承天理，下合人道，敢为万民承担水火，能为天下谋求福祉者不能为之。

他认定自己没有那种经天纬地的才干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做出殃及万民的蠢事。但他不再甘于做懦夫，说一些自己该说的话，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，帮助天下那些有为却又身陷逆境的贤才，帮他们排危解难，使他们有施展才华的机会。他想，身为大商的臣子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祖宗先人，这是分内之事。

他想治理好微国，那是他的封地，如果尽心尽力把微国治理得上下和睦，民富国强，让黎民百姓称其为尧天舜日，不也是一份功德吗？

但是，他想得很好，做起来很难。

微国地处偏远，土地贫瘠，民风强悍，百姓的生存极为艰难。他人还没到，百姓就早早啸聚起来，迤迤道旁，呼天抢地，请求微侯放粮赈济。饥民们说，大旱三年了，滴雨未下，禾苗枯死，人也死去过半。听说微侯是当朝王兄，百姓们倾巢出动，前来求救，如果侯爷没有粮黍让众人果腹，恐怕微国就要死绝了……

微侯传唤方国首领、方伯、头人问询详情，首领一副苦相，满脸菜色，说连年灾荒，库房都被饥民抢光了，树皮都被剥尽，草根也刨去充饥，天上不见飞鸟，地上不见走兽，连白垩土都成了充肠之物，求侯爷恩赐，救救百姓吧……

微侯看着满地饥民，垂垂哀号，不觉寒泪簌簌滚落。他没有站稳脚步，就原路打马而回向商王奏明灾情，请求拨粮赈济。

商王老大不满，说那是你的封国，不向朝廷进贡，反倒向朝廷要粮，你这个侯爷倒是好当！

微侯百般苦求，说百姓遇到灾难，不能见死不救，现在借粮，来年加倍偿还。

商王讥讽他,说如果天下方国都来向朝廷伸手,余这个大王就成穷光蛋了!如果天下方国都像你这么办事,朝廷不就掏成空壳子啦!

商容、比干、箕子一班大臣纷纷帮着说情,碍于面子,商王最终还是借了粮让他赈灾,并且免了微国三年赋税。

微侯在封地苦苦撑了两年,释放奴隶,鼓励开荒,微国的局面有了好转,百姓有饭吃了,人丁渐渐兴旺起来,但是,仍旧收不起田亩贡赋,别说所借的赈灾皇粮难以交还,就连他自己的生计都难以维持。生性仁厚的他又不忍心使出强硬的手段,只好灰溜溜地回到都城去。

商王无奈地叹息道:“王兄啊王兄,你连个小小的方国都治理不好,还有什么用途呢?”

微子启知道姜尚深谙医道,对付疑难杂症更有绝招,大王的头疼病难倒了宫中御医,遍求过天下方士、郎中,唯独姜尚能够药到病除。此外姜尚嗜酒如命,整日沉醉在酒肆上,有钱没钱也要喝个烂醉,说出话来神奇诡谲,千年往事也说是他亲身经历,众人都说他疯癫,微子启反倒认为是佯狂。本为东鲁世子,沦为人质、车奴,借酒浇愁消磨志气,了却胸中郁闷从痛苦中得到解脱,不这样他又能做什么呢?

商王帝辛说姜尚有惊世之才,微子启看不出来也没放在心上,认为不过是找个说辞,让自己在合适的场合替他美言几句,弄个一官半职,搪塞妹妹而已。所以,他用几分怜惜的口吻说:“姜尚,你也是身怀绝技的人,以后少喝点酒吧,免得让别人说你疯癫。”

姜尚摇摇头说:“芸芸众生,各有癖好。有人贪财,奴仆成群,良田百里,金玉堆山,锦帛积丘,仍难平欲壑。有人贪色,美女如云,彩娥成群,依旧欺男霸女,拈花惹草,恨不得天下女人尽成他的妻妾。在下只是贪杯而已,老命不绝,恐怕酒瘾是断不了啦!”

微子启叹息道:“大王让你帮我到封国办事,你想想,你能干什么?”



姜尚白愣着枯索的目光说：“侯爷让办什么，在下就干什么，驾车的驽马，听喝就是。”

微子启说：“微国虽是我的封地，土薄而人稀，长年收不来田亩贡赋，大王不悦，我也十分烦恼，你就去办办这件事如何？”

姜尚没说什么，临出门时问了一句，万一收不上钱粮，带点什么东西回来？

微子启苦笑一笑，说那是个偏僻的地方，能有什么东西好带呢？先生可以随处看看，你认为什么珍贵，就带什么吧。

姜尚到了微国，百姓们听说朝中来了催缴贡赋的大员，又纷纷啸聚起来，黑压压迤邐道旁，甚至操着棍棒，呼声震天，说是灾荒刚过，田里刚刚有了收成，大家肚子尚未填饱，要粮逼命，反正横竖是死，不如揭竿而起拼死决斗！

群情激愤，气势汹汹，一双双血红的眼睛蹿着火苗，一旦出言不逊，势必将被踩成肉饼。

方国首领、方伯也站在百姓一边，陈说农人生存的艰难，和自己夹在中间的艰难，虽不是公开挑唆百姓抗粮，却分明是在煽风点火。他们似乎尝到了逼走微侯反倒能吃到赈济皇粮的甜头，希望故伎重演，能换来美景再现。

姜尚板起岩石般的干巴脸，如一棵枯树站在哪里，等他们吼完了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你们都吼完了吧？那就听我告诉大家，微侯宽厚仁德，爱民如子，身居朝堂却能体恤百姓，锦衣玉食依旧不忘饥民。他命我前来，一不催赋税，二不催钱粮，就是让我看看大家生计如何，能否吃饱肚子，是否有衣蔽寒？微侯还有交代，凡拖欠田亩贡赋徭役人丁的，一概不予追究，为了让大家放心，侯爷命首领把掌管的契约文书交出来，当众焚毁，以示诚意！”

百姓们听了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，直到方国首领拿出一段很长很长卷成一捆，涂满黑道道表示数目，印满指印表示户主的黄色绌子，呈到姜尚面前又被他当众点火化成一片粉蝶似的灰烬随风飞去时，那群愤怒高挺的头颅才齐刷刷低垂下来，又随着弯曲的脊梁齐刷刷叩落到黄土地上，然后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，感谢微侯仁

德齐天，感念微侯的大恩大德……

姜尚没有在那里停留，水没喝一口，饭没吃一口，打马而去拍马而归，回到京城就匆匆赶到微侯府中去禀报。

微侯听他说了经过，哭笑不得，说：“姜尚啊姜尚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这就是你的才干？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”

姜尚毫不争辩，木然说道：“那里是侯爷的封国，那里的百姓都是你的衣食父母，在下只能替侯爷彰显仁德，不能从他们口中抢夺饭食。不过，在下替侯爷带回天下最珍贵的东西！”

“你连契约文书都烧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可拿的？”微侯十分懊恼。

“民心。在下认为那是天下最贵重的东西。”

姜尚面色庄重，深深的眼窖闪出不容置疑的光芒。

微侯非常生气，又拿姜尚无可奈何。他担心姜尚的行为会影响自己在封国的威望，倘若在自己的封国都站不稳脚跟，还能有什么作为让朝臣们信服呢？于是，他找了一个合适的时节亲自到封国巡视一番。百姓们得到消息，倾巢出动跪在路旁十里相迎，男女老幼拦住车马献茶献酒，对他千恩万谢，涕泪交加。方国首领、方伯、头人们替百姓代言，说侯爷救了百姓，恩德齐天，倘若侯爷需要百姓时，招之即来，舍命相随，哪怕血流滂沱，尸横遍野，万死不辞……

微侯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对姜尚替他捧回的民心视若珍宝。回到都城，他对姜尚恭敬叩拜，真诚地说：“我把微国让给你吧，只有你才配做那里的主人！”

姜尚一脸茫然说：“在下无才无德，只是帮你点了一把火而已。微国是侯爷的封地，还望侯爷好自为之，那里的民心将来会有用着的时候！”

微子启又把姜尚的作为向商王作了禀报，大加赞许道：“大王英明，慧眼识珠，姜尚确有治国之才，大王应当重用，用做车奴委实太可惜了！”

纣王心下暗许，看到自己的试探得到验证，暗暗得意。但他疑



心甚重,担心子启和姜尚交往密切,成了他人羽翼反倒得不偿失,便揶揄地说:“什么治国之才?雕虫小技而已。拿着别人的钱财当纸烧,会心疼吗?只有疯子才会干出这种蠢事!余看重他的医术,就让他做个太医吧,再把御妹给他送回去,该知足了!”

妲己趁机插话:“大王既然将御妹许嫁,不封个官位显得有失体面,还是封一个吧!”

纣王拍拍脑门说:“爱妃说得对,那就封他个太医监吧,也好受点约束,少点疯癫!”

其实,纣王早已察觉姜尚是个胸藏韬略吞吐风云的人物,即便封侯拜相也不为过。可是,他们之间存在着仇恨,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横在面前,难以通融,难以平息。一个是君王,立志扫平天下,一统江山,需要能人辅佐。一个是亡国的奴才,虽胸怀经天纬地的才干,那颗被仇恨烧红的心肝岂能轻易向敌人就范?君王的意志不容违拗,匹夫可以夺命难以夺志。君王软硬兼施,想让奴才叩头求饶,扑地称臣;奴才装疯卖傻,既不与之硬抗,又不愿真心臣服。

纣王无奈,焦灼万状,不知如何才能使姜尚为自己所用,成为成就大业的左膀右臂。

他当然更猜不透姜尚在想什么,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干着什么。他那机敏灵透的大脑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,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一丝丝如蛛网般的铺展开来,将会颠覆他的王朝,颠覆他尚未扫平的一统江山……

商王用小恩小惠想稳住姜尚,把妹妹嫁给他只是想拖住他的后腿。商王担心稍不留神姜尚就会逃之夭夭,东鲁灭国了,九侯被杀了,作为人质的姜尚待在京城已经毫无意义。

姜尚不想攀附王室,对女人也不感兴趣。前些日子,紫草公主坐轿来到他家,看到一座颓败土屋寒窑,掉头就走。姜尚狂笑不已,顺其自然。

今日,非同以往。宫廷仪仗塞街堵巷,威风凛凛,宫廷乐队吹

吹打打，好不热闹。

微子启骑马送亲，用宫中辇车披红挂彩地重新把紫草公主送到姜尚的府第——太医监，一座整齐干净的大院子里。在山摇地动的鼓乐声中，姜尚半痴半呆地被众人摆布着，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。

门外贺客成群，也有许多看热闹的，都由微子启着人迎候打点，从宫中送来的美酒、烤肉，让许多无聊看客占了便宜。

洞房里披红挂帐，姜尚和新娘子痴痴相对而坐，很感百无聊赖，听到外面的喝酒声，早已魂不守舍，撇下新娘就要夺门而去，却被新娘子厉声喝住。姜尚说，我是主人，外面的客人需要照看，还有酒……新娘说，我是皇家千金，你要听我使唤，此刻陪我，不许出门。姜尚说，非也，常言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人前我是一家之主，你听我的，人后我才听你的。现在，你得随我给客人敬酒去！

二人吵吵闹闹，别别扭扭，直到送走贺客，屋里静下来时，新娘子肉布袋一般倒在席地上，尖着嗓门大喊腰酸腿疼，让姜尚为她捶背捏腰，稍不顺心就要公主性子，抬脚就把姜尚踢翻在地。姜尚哪里肯受这种委屈，傲然说道，你是送上门的，不是我迎进门的，我娶的是媳妇，不是奶奶！新娘子一听火冒三丈，跳起来操起棍棒就要动手，一边尖声吼叫着，刚才让你折腾老娘半日，此刻该我出口恶气了！姜尚不吃眼前亏，一头拱入墙洞里，大声笑道，堂堂七尺男儿，岂能受棍棒之辱，今天说不出来就不出来，看你能将我奈何？

微子启听到两口子在里面吵闹，慌忙进屋来调停。新娘子见到亲人，故意掩面哭泣：“王兄，你们逼我嫁给这个窝囊废，进门就让我受气，往后怎么能过成一家人哪？唉黑黑黑……”

微子启好生安慰一番，却看不见姜尚踪影，四处寻找却看见躲在墙洞里，哭笑不得地说：“你钻在墙洞里干什么呀？”

姜尚掩饰地说：“你妹妹怕老鼠，我在这里堵鼠洞哩！”

子启掩面而笑，辞别说：“妹妹，妹夫还是很疼媳妇的！”

新娘破涕为笑说：“老头子，出来吧，没想到你很会替我捡面子哩！我不打你了！”



姜尚满头土灰拱出来，正颜厉色说：“你不要隔门缝看人，把姜尚看扁了！大王虽说是你哥哥，以后也是我的大舅子，你待我不好，我可以休你，让你一辈子再难嫁人。我如果死了，你也成了一文不值的小寡妇，孤守深宫，寂寞到死。何去何从，由你选择！”

新娘子六神无主。

“你还有第三条路可走，从今往后做个贤妻良母，好好帮我成就一番事业。你要明白，大商的江山，不属你我，一朝崩塌，你我在劫难逃，你只有靠我，才有出路。”

姜尚的话振振有词，新娘子听着听着愕然发呆，她没想到这个癫癫狂狂的老头儿竟能说出这般道理，不卑不亢又入情入理，把她的骄气傲慢转眼之间挫败三分。

姜尚厉声喝问：“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新娘又气又恼却不敢发作，哀哀悲泣着说：“我知道自己上当了。不进你家门，还是个千金之体。如今嫁给你，就成一文不值的破抹布了！我是你媳妇，自然就得靠你，可是我担心，你能让我吃饱肚子吗？”

姜尚傲然说：“不错。那是过去。我给大王驭车，大王说我不中用。我为王宫打更，大王说我不识子丑寅卯。现在我是太医监了，大王又把妹妹许配给我，朝歌城里谁还敢对我白眼相看？不信，你随我长街走一趟看看！”

公主鄙夷地咧咧嘴，说：“甬吹了，京城里把你的丑事都编成串了！你还屠过牛卖过肉，赚下的不过一堆骨头。你还卖过面，三天不发市，只有一个老姬来买，你高兴得屁颠，问买多少？老姬说，买一两。你扫兴不浅，问人家为何只买一两？老姬说，打浆糊多了没用。你刚解开布袋，刮起一阵大风，把面袋刮翻，面也刮得满天飞扬！你仰天长叹，说天不助你，恰好一只老鸱飞过，屙下一粒鸟粪，不偏不斜正掉在你嘴里！咯咯咯，姜老头，这就是你的能耐！”

公主说着，笑出了眼泪，笑破了肚皮。

姜尚受到一场奚落，一番羞辱，不争辩也不与她计较，一把拉着新娘出门，径自朝御街走去。前有侍卫开道，沿街店铺惊慌失

措，纷纷喊叫：“姜疯癫来了，乞丐变成国舅爷了，大家都来看稀罕吧！”

姜尚走进一家酒店，大大咧咧正襟危坐。

侍卫替他要酒要肉，满当当摆了一地。

姜尚对新娘说：“你也饿了，只管往肚里填吧！”他捧起酒瓢，尽情狂饮。

这时店家过来悄声说：“姜爷，你的酒账也该清一清啦！”

姜尚酒意微醺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先替我记下，自有人来还的！”

许多店家蜂拥而至，一拢堆围着他，七嘴八舌朝他讨债：“姜爷，你欠下的饼钱、肉钱不能再拖了，我们可都是小本生意呀！”

姜尚借着酒劲，嘻嘻哈哈，抱拳拱手，说：“多谢诸位关照，姜尚绝非赖账之人！过去，我是虎落平阳，凤凰落架，马瘦毛长，三分气短，惹诸位笑骂。如今大王任我为太医监，又将御妹许配为妻，如果再欠酒钱，诸位不是笑我，而是笑骂大王了！”

店家们面面相觑，又连连拱手说：“哎哟哟，小的们有眼无珠，多有冒犯，还求太医监多多包涵，求国舅爷大人大大度，多多宽恕！”

姜尚翻起白眼，两目如洞，伸开大手，落落大方：“诸位休要客气，请把欠账报上来呀！”

店家们纷纷退让，讨好地说：“一点小钱，何足挂齿？往后还请太医监多多光顾小店哩！”

姜尚依旧嘻嘻哈哈，半真半假地卖着关子：“好说好说，以后我和大商公主还会常来讨扰，喝酒吃肉，邀朋会友，诸位只管记账，我一文不短！”

店家们争先恐后地套着近乎：“我们每日把大饼酒肉按时送到府上，就不劳国舅爷举步劳顿了！”

姜尚把新娘子推到前面，做着鬼脸说：“记住，冒犯了大商公主，当心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他打着饱嗝，吐着酒气，搀着新娘子往回走，一脸得意地问：“夫人，你还担心吃不饱肚子吗？”

新娘说：“你摆活了半天，还不是打着大王的旗号去狐假虎威

吗？”

姜尚仰面朝天，狂放不羁地说：“我姜尚也是堂堂东鲁世子，哪里懂得饥饿为何物啊！只因为你哥哥恃强凌弱，我才成了丧家之犬，亡国之奴。不过，我懂得了一个道理，要想吃饱肚子，就得敢于虎口夺食！”

新娘困惑地瞅着他：“你靠欠债度日，能过一辈子吗？”

姜尚满脸认真地说：“农夫撒一粒种子，能收一穗谷子。种三年桃树，能结满树果实。有了今日的困顿，才有来日的收获呀。这个道理你懂吗？”

紫草公主似懂非懂地点头，眼睛里的这个男人虚虚幻幻……

